

记者 郭春雨

在一场校园体育公益活动现场，作家麦家安静地坐在嘉宾席上。这位曾以《解密》《风声》等作品开创谍战小说新境的作家，此刻关注着操场上奔跑的孩子们。这看似寻常的公益场景，却映照着他近十年创作路径的深刻转向——从虚构世界的智性博弈，转向对故乡、父亲以及人性皱褶的勘探。

“我想走出自己的舒适区。”活动间隙，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转折。当作家从精心构建的悬疑迷宫，退回到自身记忆的旷野，这种“向内”的探索往往比向外征服更为艰难。在最新作品《人间信》中，年过花甲的他终于触碰了那些“最柔软、最敏感的部位”——与父亲漫长而沉默的战争、成长中羞于示人的“血印”。

“年轻时不敢写。”他说，“现在，我想把它掏出来。”

他笔下的父子冲突，被一些评论视为某种“固定范式”。他对此不以为然：“父子斗争就像男女爱情，是创作的永恒母题。”他真正在意的，是那场旷日持久的内心“和解”——不是与已故的父亲，也非与故乡的山水，而是“与自己和解”。但他随即补充：“有些冲突不需要和解。保留一种斗争状态，对作家未必是坏事。”

这种对复杂人性的凝视，也体现在他对技术变革的思考中。他认为AI终将在技巧上超越人类，但无法复制人性的全部光谱。

从书写隐秘的情感战争，到关注具体生命的健康；从构建虚构的智力情节，到直面真实的人性困境——麦家的创作与行动，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，共同诠释何为“真实”的重量。



《人间信》  
麦家 著

新经典文化 | 花城出版社

# 对话麦家： 从「解密」到「解心」

## 走出自己的舒适区

记者：从《人生海海》到新作《人间信》，您持续书写父子冲突与家族秘密。有评论认为您在这一母题上已形成固定范式。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价？这是您主动选择的文学深耕，还是面临转型困境的体现？

麦家：这个范式并没有形成。如果说有，那也不是我刻意形成的。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写了很多所谓的谍战系列小说，像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风声》。但我觉得一个人需要自我挑战，我想走出自己的舒适区。

于是我就回到了童年，回到我的故乡，开启了“故乡三部曲”的创作，这就是《人生海海》和《人间信》的由来。这里面确实涉及到父子之间的纠葛，也是一种对和解的寻求。当然首先是因为有冲突，然后才有一个漫长的寻求和解的过程。

我觉得父子之间有斗争、有冲突，就像男女之间有爱情一样，它是创作的永恒母题。不仅我在写，三百年前的作家在写，我相信三百年甚至三千年后作家依然会写。只要有文学创作，爱恨情仇、生老病死，这些都是母题，不存在范式，也不存在窠臼。

每个作家的创作往往有一个系列化的过程。比方说我先写了“谍战三部曲”，然后写“故乡三部曲”。这就好像我们从三维世界观察一个物体，你从这个侧面看，其实它还有背面、上面和下面。所以要讲清一个问题、一个主题，往往需要几部小说，甚至多部小说来写，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在写一个主题。

记者：您曾公开表示“文学到了最需要革命的时候”，直指创作生态问题。在您看来，造成当下文学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？

麦家：困境太多了。相较于

上世纪80年代，那时候文学就是大众明星，作家就是今天的明星。

因为那个时代没有太多娱乐方式，没有互联网，媒体也少，甚至电影、电视都很少。在那个时候，文学就是主角，既反映时代风貌，也承载我们的精神困境和娱乐需求，很多东西都需要文学来疏导和表现。

但今天，文学面临着多重的挤压，首先来自电影、电视，然后是互联网。现在逐渐大屏被小屏霸占，长剧被短剧冲击，这是一个技术变革的时代，一个技术突飞猛进、狂飙的时代。我觉得每个人都在接受挑战，不仅仅是文学。明天，甚至下一分钟，可能随时都有新的技术爆发。

在这样的时代面前，我们都充满困惑。但是我觉得，在困境中突围，也体现了你的才华、你对这件事的爱和天赋。所以我想，今天还留在文学圈的人，不管是喜欢写作还是阅读，他们是真正爱文学的人。

在时代面前，我们不要去错怪它，我们只有拥抱它。因为时代就像车轮滚滚向前，谁也阻挡不了。在时代面前有困境不足为奇，勇于突破是人的本能，但能不能突破，那就靠点运气。

## AI无法超越“人性”

记者：当AI能够生成结构严谨的故事时，您认为小说家最不可被替代的核心价值是什么？如果技术能模拟叙事技巧，我们该如何定义文学创作中“人性”的真正内涵？

麦家：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，但这确实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。

首先，在技术狂飙的时代面前，我们对未来的预言，特别是对人工智能未来的预言，我觉得都是不明智的。就像一年前，谁也想不到这些AI技术会像黑马那样涌现，几乎“端掉”

了很多东西。不到一年时间，产生了一匹又一匹黑马，AI技术一次次的革命狂潮，令世界瞩目，甚至惊慌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要对未来做任何预言，我认为都不太明智。当然，预言本身也不必太当真。我自己觉得，随着AI技术不断革命、完善，有一天它在写作方面超过人类，不足为奇，因为AI确实潜力巨大。

第二，AI永远是完美的，它没有缺点。而我们人类有缺点，正因为有缺点，才成为我们的“标识”。

难道只有完美才好？就像月亮，难道只有圆才是美吗？阴晴圆缺不是吗？AI可能在结构完美、用词华丽、塑造人物、故事情节这些方面超过我们。但在未来，有一个方面它可能永远超不过，那就是全面而真实的人性。因为我们对一个作品、对美的认定，从来不是完美就好，而是真实才好。在这方面它可能超不过我们，因为我们有人性。人性就是有皱褶，有光辉，有黑洞，有阳光。

## 和解是一种能力

记者：关于您的新作《人间信》，您曾表示这是您和父亲、和故乡的和解。我也在反复想这句话，这是否意味着您此前的写作始终处于“未和解”状态？文学创作对您而言，是解决内心冲突的途径，还是维持某种创作张力的一种途径？

麦家：首先谢谢你对作品的理解。《人间信》对我来说确实是一部很特别的作品，里面有我成长的脚印。很多作品可能跟自己距离相对较远，但《人间信》跟我的距离比较近，是我年轻时不敢去写的，因为它触碰了我最柔软、最敏感的部位。

年轻时阅历浅，脸皮薄，真是不敢去碰那种特别伤痛的东西。如今我已年过花甲，我觉得

有勇气回望自己最深的秘密、最柔软的部分了。我想把它掏出来、展现出来，并不是为了表现自我，而是我相信，此刻的我不仅仅是“我”，我代表着人类，是每一个人。

每个人内心都有不能碰的角落，都有羞耻的一面，成长过程中都可能留下血印。可能很多人选择眼不见为净，这是本能，习惯性地回避自己丑的或疼的一面。但这些东西本身是存在的，你眼不见，不能说它就不存在。你只有承认它的存在，才能处理好它。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前提。

我不是为了自己走出困境、寻求解放，而是想帮助每一个内心有困境、成长过程有着耻感的人走出困境。我相信这样的人不仅仅是一小部分，可能是大多数。所有内心觉醒的人，可能都会有这种困境。

记者：现在网络上流行一句话，叫“和自己的原生家庭和解”。我可不可以理解为，您刚才的回答，是说这部新作是您和原生家庭和解呢？

麦家：不仅仅是。“原生家庭”这个词，我觉得现在已经被用得太滥了。坦率地说，我不需要（与外界）和解。比方说我跟父亲，我父亲已经去世了，他不需要和解。比方说我跟故乡，故乡就是那里的山、水、草木，它们也不需要我和解。

真正需要和解的，是我需要和自己和解，但有些冲突其实是不需要和解的。有些东西我希望保留它，让它一直处在一种斗争的状态，这对一个作家来说不见得是坏事。

但是，我觉得对一个普通人，他应该学会和解。不仅是跟原生家庭和解，还要和朋友、同事和解，和自己的爱情和解。我觉得和解不是终点，和解是一种能力。如果一个人能够跟自己的原生家庭和解，那也能跟这个时代和解。

